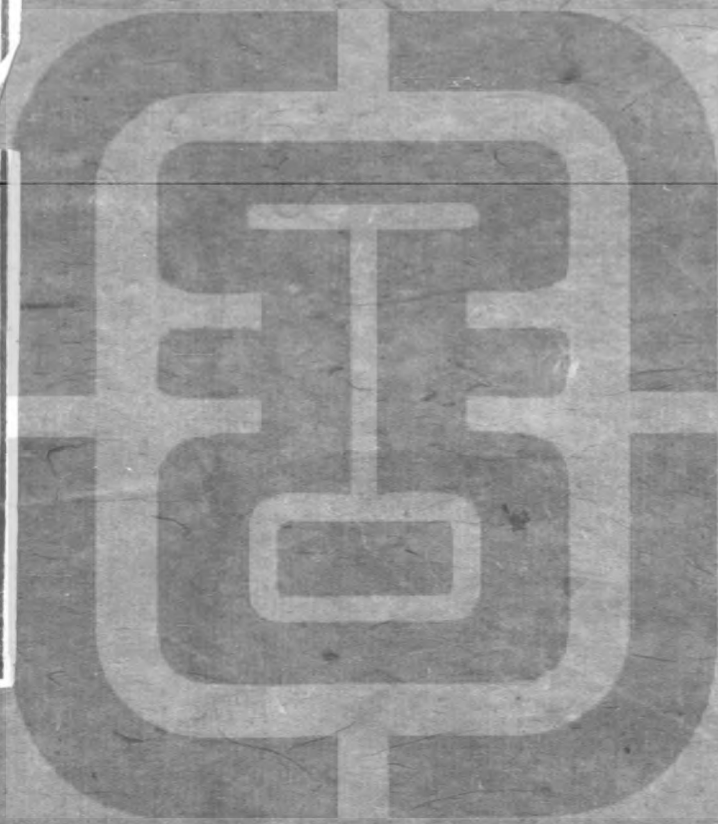


新刊

周禮全經

九



周禮全經卷之九

後學柯尚遷釋原

夏官司馬第四

官以夏爲名象夏也說文云馬武也司馬掌兵  
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司馬掌邦政政者正  
也政所以平諸侯正天下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釋田邦政即六典之政典也夏官其屬六十司馬  
帥之而掌邦政政者正天下之性而不敢任情邪

以亂邦之典灋也故先之以治典次之以教典禮  
典然後繼之以政典者一其民於治教而安於禮  
樂也九州之諸侯四海之夷狄莫不循乎治教而  
安於禮樂不曰佐王平邦國乎

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  
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  
戎政謂之政者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  
後百爲始有所施是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  
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不待論  
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

國則王者用師之本肯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非濟貪忍而誇武功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  
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  
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  
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釋田軍司馬主一軍之衆猶司徒司空有鄉師遂  
師也輿兵車也行步兵也輿司馬如晉掌公之路  
車曰公路行司馬如晉掌公車之行列曰公行若  
無車則騎將步將也徒三百有二十與諸官異者

以大司馬總六軍故獨多也

李嘉會曰自小司馬而下皆不見其職掌豈用兵之時他官兼攝故職不見耶抑兵事尚密不當載之書耶先王不以兵機示天下五官治教刑事無不著惟兵灋不傳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灋即古軍禮後世司馬穰苴兵灋非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

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釋田此言制軍之灋雖與鄉遂卒伍之數同然鄉遂則比其家之數卒伍則比其人之數軍旅則比其師之數也王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則三鄉三遂次國小國以是差之然軍將師帥以下雖與鄉大夫州長黨正其爵雖同然鄉遂之灋施於平時伍兩之灋施於師旅有征伐之舉則制伍兩無事復歸之鄉遂都鄙是以師無廩給之費將無擁兵之患然所謂六軍三軍二軍一軍乃天子諸侯之定制皆國中之鄉寓兵之灋以守國者非征

行之兵也六遂都鄙之兵有征伐之時則隨平日  
寓兵之數簡稽之隨所選之人編爲伍兩卒旅帥  
軍之制大將帥之以行此征伐之兵也六鄉之兵  
有變之際起之以衛王室四時之間作之以趨田  
後寇盜之臨比之使追胥閒暇之時令之出貢賦  
是故備千乘之賦於王城而王國已固蓄九千乘  
於六遂都鄙而富強已具征伐之舉選六軍之衆  
於九千乘之中而民力已裕此先王之足兵而未  
常有兵也

陳君舉曰司馬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馬一疋

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  
之乘馬且以民數中家計之一家六人二家十有  
二人可任用者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  
者二十人司馬甸出七十五人蓋於一甸六十四  
井之中五百一十有二家之內一千二百八十人  
可任用者擇七十五人籍於司馬以備征伐  
又曰井十爲通通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爲成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與前數差錯者  
前言總籍民兵今言調發民兵前言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今言井十爲通、促零說、整以什起數耳、田制以八家爲井、起筭兵制以什爲什、起筭各從其宜、前四丘爲甸、爲六十四井、五百一十有二家、其籍於司馬者七十五人、今通十爲成、加三十六井、二百八十八家、則一成之中百井、調發三十人、以中家計之、百井八百家、約爲丁四千八百人、堪使者二千人、籍於司馬者百二十人、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只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

丘氏曰、伍五人、兩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爲卒、三卒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三師七千五百人、出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此大國也、二軍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三乘、此次國也、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出車一百六十七乘、此小國也、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車千乘、故六鄉六遂共二千乘、其餘八千乘見之都鄙、稍甸稍人掌之、七十五萬人爲萬乘、大國三鄉三遂爲千乘、次國二鄉二遂六百六十乘、小國一鄉一遂三百三十四乘、此取之近地、每家賦

一人以爲國家武備所以強本也若其調發則依  
司馬灋簡稽之

又曰家出一人爲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  
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  
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可以應八次調  
發之數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釋田勳功也此官主功賞蓋六鄉之內有賞田百  
官之中有功勳庸勞力多六者之功舉以賞之司

勳差其等級故曰掌六卿賞地之灋而等其功司  
馬職當辨官論材考劾功能故司勳居首

按先儒云司勳猶今吏部司封司勳之職宜以屬  
天官否則六卿土地之賞宜以屬司徒今以屬司  
馬者先王用師首以功賞爲重賞之速則人心勸  
如屬地官則司存散出而墜底之患生愚謂此正  
不明司馬之職在於辨官論才考覈功能予奪黜  
陟振肅紀綱也故治諸侯天子所以平天下也而  
司馬主之司徒舉賢能興之太學將以治職也而  
司馬論之至於正王之服位出納王之大命朝廷

之紀綱也。正朝儀之位，掌群臣之版，百官之紀綱也。而大僕司士皆屬之。司馬則司勳非屬之。司馬而何乎？况六功以戰居末，而民功治功事功又六官之事。今以戰而屬司馬，是誠不知司馬為朝廷之紀綱，乃謂兵官之一職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釋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價值，如市之有質人司馬之職。馬政其首務也。故馬質在此。

葉氏曰：成周設教民養馬之政，特設馬質一官，繼於司馬之後，使之為民平馬價之高下，而使民自

畜焉。王馬之政，乃有校人僕夫趣馬等官，何其畧於民牧而詳於王牧也。蓋民馬民自備而自畜之，其畜也則有司授之，其用也則有司帥之。王馬則自為牧廐，所以必有數官分任其責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釋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量度長短多少之數，而不使之踰節者也。故自掌營國邑以及祭祀賓喪，皆掌其度量焉。

原曰：大司馬之首有司勳，馬質量人三官，離而判之。若不相屬，合而觀之，司馬之職見矣。惟其掌天



下之功賞也故首司勲惟其掌天下之戎事也故有馬質惟其掌天下之制節也故有量人功賞明則天下莫敢不趨事而赴功戎事舉則天下莫敢干紀而亂常度量有制則天下莫敢踰節而犯分此司馬所以爲國之紀綱猶天之有雷霆號令也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釋田小子主祭祀之小事乃司馬用牲事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釋田夏官主馬羊二牲故在此

原曰此二官與司燿猶司徒之有充人牧人牛八

之官在司徒之首以祭祀爲重故也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燿古煥反

釋田舉火曰燿鄭氏曰燿火乃熱火也司燿之職

乃聖人觀天地五行之變順陰陽消長之宜寒暑往來之節而裁成輔相之道者也豈不大乎

葉氏曰水火皆有禁水親而不尊易以溺人秋官

萍氏禁之宜也火禁既有天官宮正脩之又有秋

官司烜職之夏官又特設司燿掌之何耶火之爲

物炎上就燥尊而不親不得其齊則疾不得其性

則灾故其星之伏見則國火爲之變易季春出火

司燿禮而出之季秋內火司燿禮而內之二時之  
出內火星猶祭祀之祭燿不忘本也然司燿行火  
南方之事故隸於夏司烜取水火秋官奉明水火  
故隸於秋云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釋由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則曰固在野曰險掌  
固掌修城池郭溝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  
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釋由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此司馬所以有司險

葉氏曰險者天地之所設聖人固不恃險以立國  
亦未嘗不因險以守國而所以用險之道則大矣

成周掌固一職司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使士  
庶子及其衆庶守之此掌王畿之固也司險一職

掌九州之固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險設國溝涂而  
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此司天下之險也二

官屬於司馬者謹固封守而預為備也亦如萃之  
除戎器戒不虞之意歟昔者周公營洛且曰使有

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則初非恃險也今險固二官無亦因天地之所設而使之為守云爾

人<sup>十四</sup>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

釋曰候人主候迎賓客之來者詩曰彼候人兮荷

戈與後

環人<sup>十五</sup>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環猶郤也以勇力郤敵王氏曰巡察內外若環之相循而不窮故名官曰環人

壺氏<sup>十六</sup>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若結反

釋曰壺盛水器主挈壺水以為漏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為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之職焉詩曰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失其職矣

原曰候人掌迎賓客諸侯之使往來也環人致師巡察賊情挈壺令軍井軍糧軍舍皆司馬之所有事也故在於此

射人<sup>十七</sup>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掌王賓射之儀所以屬司馬者以職辦公卿

大夫之位故也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釋曰服不者謂服不服之獸者故曰主養猛獸而教擾之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音亦

釋曰主射鳥以共膳羞及驅惡鳥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釋曰能以羅網捕鳥者禮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此職是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蓄養也養鳥以備用

原曰射人之屬有服不射鳥羅畜四官何也此先

王所以均節羽物無使失其性也是故聖王之治

非以盡民將以盡物故雖飛鳥之微惡者足以為

人害善者足以為人用且祭祀賓客所不可廢也

柰之何不設官以司之乎然用之有時秩之卑員

之寡亦見先王不以小妨大末累本耳故射人雖

以射為名其實司公卿大夫之位向掌天子之大

禮所射在禮不在物也其屬四官所射在物將以

備禮也故物必出於禮者所以均節天地萬物也

服不四官非所以均節萬物者乎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四人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司士掌群臣之版凡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  
謂之士者始附于版者也故其官各司士焉正朝  
儀之位三歲稽士任進退其爵祿則鼓舞百官之  
權皆屬司馬矣古用人之權職在司馬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釋曰諸子主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以兼

同姓異姓之衆子言之故曰諸子文王世子名曰  
庶子者諸公諸侯之禮也諸侯之臣之庶子隸於  
編氓比天子殺之故庶子專主公族天子曰諸子  
諸侯曰庶子此其名實之辨也

原曰司士諸子所以在司馬者蓋古者教人之權  
在司徒考課之權在冢宰用人之權在司馬今司  
士稽士任三歲進退其爵祿則兼冢宰之權矣諸  
子掌國子之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攷其藝而進退  
之則又兼司徒之權矣不知司馬掌國之紀綱與  
天下諸侯也故司士掌朝儀諸子掌宿衛教之車

甲天子諸侯二事皆其所掌也綱紀所係不屬之司馬而何哉

司右<sup>也</sup>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右謂勇力之士充車右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也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則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則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則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者皆屬車之右也

虎賁<sup>也</sup>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

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釋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以爲王之親兵

胡氏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五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六人徒八人

釋曰旅賁者以旅力而衛王則兵衛之猶親者也  
夾王車則下士也而中士帥之焉

###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釋曰其所服者與王為節此官不常置有事則用  
之

### 方相氏狂夫四人

釋曰王氏曰時儼而歐疫名以方相以其相視而  
攻疫者非一方也

原曰司右虎賁旅賁三官皆天子在車護衛者也  
故皆以勇力之士為之而以士夫帥之蓋朝夕侍

從最親於王者也然必以道義之士帥乎勇力之  
人使主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所以養成君德者  
微矣節服方相二氏祭祀朝覲則用之時儼大喪  
則用之此臨時攝用者序其官者所以寓其事况  
此類在周禮多矣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  
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僕侍御尊者之名大僕其長官也

東萊呂氏曰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冏命夫陪  
僕贊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也會不

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諍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未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然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係前此知之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於大司徒畧等流風猶未遠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隸者其事褻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皮彥反

釋曰弁者古冠之大稱賈氏曰按郊特牲及士冠

禮皆云夏收殷昀周弁三代皆祭冠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皆得稱弁若皮弁爵弁自然是弁按有服必有冠有冠必有屨今司服既在春官而弁師則在夏官追師屨人又在天官何也蓋天官治內者也故追師屨人掌后之首飾與屨而王及命夫之屨亦附焉者以屨之等威不如冠服之詳故也司服之在春官固為禮制之大而冕與服不宜相離今弁師又在夏官者豈非司馬所掌者諸侯之分職而弁者衣服之最先故司服主乎天子而及乎諸侯弁師主乎諸侯而推自天子二官蓋



互為用而不可專屬故弁師特在夏官與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甲今之鎧也以下大夫為之是司兵戈盾弓矢諸掌兵器官之長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掌五兵五盾也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戈今時鈎子戟戈盾用多司兵總掌之又設此官以專掌之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司弓矢弩矢箠官之長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繕治也詩曰繕甲治兵繕之為言善其物也

橐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箭幹謂之橐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橐  
原曰司甲以下六官皆掌兵器之事者然既有司兵又有司戈盾既有司弓矢又有繕人橐人何哉

蓋司甲司兵主於給軍用司戈盾主於供玉之用  
 司弓矢主於待頒受繕人又主於共玉而橐人則  
 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也是其職之相聯而不可  
 偏廢者若夫別五兵之制異五盾之用弓弩矢箠  
 各有其等射獵守戰各得其宜無不處之曲當非  
 聖人曲成不遺之神智哉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釋曰古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馬

齊右四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

釋曰齊右充玉路金路之右金路以兵亦謂之齊

車所以承祭祀王敬賓如祭故也

道右四上士二人

釋曰道右象路之右也以王朝夕燕出入故謂之

道也

大馭四中大夫二人

釋曰馭與御同大馭御之最尊者即玉路之僕得

以馭名重之也

戎僕四中大夫二人

釋曰主馭戎車者戎車革路也馭謂之僕者以其

侍從於車以尊玉路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

釋曰王敬賓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然僕以馭車而馭不可以兼職故齊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釋曰主馭象路與王燕出入者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釋曰此木路之馭者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釋曰馭車從車使車之馭多其員者備雜馭也

原曰戎右至馭夫九官皆所以參乘馭車者乃天子灋駕之臣臨時兼攝故其爵尊無常職故無府史胥徒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必以士大夫為之此官也歟然戎右三官充車之右大馭六官御車之左然王路有五齊右兼祀右戎右兼田右右可以兼僕以御車則不可兼故五馭皆備官也馭夫又在五馭之外觀此則先王設官真如權衡之陳一毫不得輕重也安可以私意亂之哉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戶教反

釋曰校人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王氏曰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所以掌五路之車也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所以掌五路之馬也

趣馬五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趣七口反阜才早反

釋曰趣馬趣養馬也詩蹶惟趣馬

巫馬五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而祭之也祭而不愈則用藥以攻

之是以有醫有賈也

牧師五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牧師主牧放馬而頒之養之也

廋人五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廋隱也閑者馬之所隱也

圉師五乘一人徒二人圉魚呂反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釋曰養馬曰圉四馬為乘良善也駑劣也麗耦也良馬匹一人駑馬二匹一人養之也

陳氏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車公馬足以稱賦

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牛之力  
政縣師遂人等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  
與馬與馬及其用之則司馬灋甸出長轂一乘牛  
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  
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  
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  
間馬四十五萬匹與周公馬數相去遠甚者蓋周  
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掌者特給公家之  
用而已漢唐出軍之馬盡出於公家所以多寡之  
不同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釋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自此以下皆掌侯  
國之官司馬專掌天下諸侯故土方以下皆其屬  
也

原曰量人掌固司險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  
師川師數官與司空虞衡土訓誦訓職頗相關所  
以屬司馬者以司馬專掌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  
事也故周禮理諸侯之官僅存此數官而已其大  
政則在大司馬小司馬而今亡矣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釋曰土方主諸侯土地之事者蓋奉行大司空之灋於諸侯之國焉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懷來也主諭德宣譽以來遠方諸侯及蠻夷之民物者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是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合方主合同四方諸侯之政教者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訓方主教道四方諸侯使遵王之道者也

邦國各安其分守

釋曰形方主制正邦國之封疆形體無使侵紊則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掌諸侯之山林以致其貢蓋亦奉行大司空之灋耳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之灋耳

釋曰掌諸侯之川澤以以致其貢蓋亦奉行大司空之灋耳

釋曰掌邦之川澤使之貢其物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遼與原同地之廣平者  
匡人中士四人胥四人徒八人

釋曰匡正也正諸侯以灋則而觀其隱慝也  
揮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揮他面反與探同

釋曰主揮序王意以語天下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主都之軍賦者其官建於王朝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釋曰家司馬卿大夫采地也正猶聽也公司馬國  
司馬卿大夫之采邑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  
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于王之司馬

原曰周禮治諸侯之政畧而不詳大抵皆於治王  
畿而推之諸侯惡害已而去藉則大小司馬有關  
文而班爵班祿方伯連帥之制謹固封守之度不

見耳其他則於六職而推之司馬專掌之王制大  
同故也故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

灋待官府之治則見於天官正月之吉施教灋于  
邦國都鄙頒十二職事於邦國則見於地官其封  
建諸侯土圭之制造都鄙之灋則見於冬官祭祀  
之儀宗廟之數車旗冕弁命數瑞節則見於春官  
行人司儀掌舍掌客掌交方士訝士縣士則見於  
秋官是治邦國之紀綱五官皆主之矣乃設司馬  
專掌諸侯以推行五官所職司空掌封國之灋任  
上之制則有量人土方氏職方氏形方氏以推行  
之司徒掌教灋則有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以推  
行之又設巡察善惡之官則有匡人撝人亦如司

諫司救焉冬官有山林川澤之虞衡則設山師川  
師遵師以辨侯國之名物使致貢焉春官有九儀  
司服則設弁師以相通侯人以致禮其交際往來  
貢賦之節則見於秋官之行人又設都家司馬以  
司都鄙之軍賦則周禮治邦國之具亦畧備矣或  
者不知職方以下十三官之設所以專理諸侯之  
事推行五官之所掌妄爲分拆以入他官先王之  
意荒矣

夏官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



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釋曰五官皆曰建邦此獨言建邦國者以司馬專掌諸侯之事也九灋者邦國之事以佐王平邦國則使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苟戾乎此然後九伐施焉則王之於邦國豈遽以刑辟威之哉亦曰平之而已制畿則有侯甸男采衛之別封國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自王畿之外其畿皆不過

乎五百里自大國百里而下小國不過乎五十里如是則大無并吞之強小無侵削之患而地之火小無不正矣設儀則典命之五儀謂國家宮室車旗衣服或以九或以七以五爲之節也辨位則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一位男一位也如此則上不偏下下不僭上而五等之上下尊卑等級明矣賢有德者功能建功立業者有德者進其爵有功者加其地所以作興天下諸侯脩德建功之心而聽天王旌舉之典也牧太宰曰建其牧立其監牧謂九州之牧所以統領一州之諸侯蓋諸侯之長

也監監察之如武王封武庚爲殷後而立管叔蔡叔以監之監亦同等之國如王制所謂十國以爲連連有長二十國以爲卒卒有正則謂之監也牧以施政教號令於上監以考究督察於下上下相維大小相督所以聯天下之勢而不至於亂也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詰問也禁諸侯之禁令天王頒諸侯之大禁於天下令牧監之國各制其軍又承天子之命詰問其犯禁者而伐所以繩糾諸侯之愆也施貢謂制其國之貢贄貢則各以其國之所有貨贖九貢則所謂食者三之一

二人於天子一歸之臣是也分職則各以其能如長教化者則令其主教於侯國長於功業者則令考功於侯國即所謂牧監之職也施貢以任其財分職以任其能則所以任邦國無專土廢事矣鄉民兼國野之民也簡謂辨其材藝可任征伐者稽謂以司馬灋三番選之以聽調發之數也觀此則侯國亦用王朝簡稽之灋矣辨可任以治事也則無遊民無廢職而邦國之民可用矣守者經界之地守也則者貢賦之等則也均其地守之經界則無不均之患平其貢賦之額則無輕重之偏使民

各安其生民安則國安矣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和也。○郭氏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始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息矣必有德者出焉則上下之分安衆寡之情一於是乎有小事大大比小小大之情率歸乎大定是先王封建之本也

原曰觀九瀆之立則所以平天下之大綱舉矣故王畿之內天子之國也設六官以治之可謂織悉

矣畿外建國與天下英賢共治其瀆皆自治王畿者推之是故治教禮政刑事無不皆然但有制節於其間耳觀其畿封之正儀等之辨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立矣建牧立監比小事大則方伯連帥之職舉矣賢能之進軍禁之詰則諸侯之功罪明矣施貢分職均守平則侯國之民事察矣又簡稽其軍賦則諸侯征役之用民不得而自專矣夫惟征伐聽簡稽則兵不得而妄用貢賦定疆理正則財不得而妄取功罪明則善有勸而惡有懲爵祿之班畿封之制一定而不移則小大相統而

無侵奪吞併之虞矣使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遠近遲疾輕重強弱各得其平焉此之謂乎天  
下之要道潔矩之義也後世郡縣之濫是以治國  
之道而平天下令天下為一國無遠近之等無輕  
重之權雖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道然國與天  
下不可無別亦天道之自然分天下英賢共治亦  
至公之理大同之世也有天下者試思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

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馮皮水切眚所  
景反壇音善

釋曰九灋用以定諸侯之職守故曰平九伐所以

問諸侯之有罪故曰正先以九灋平之然後以九

伐正之一教一治先王所以治天下之權也以強

凌弱謂之馮以衆暴寡謂之犯眚瘦也若人之瘦

眚使其強更弱其衆更寡所以正其馮犯之罪也

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曰眚賢者國之寶宜任之

尊之而賊之則傷義而為暴民者國之本宜教之

養之而害之則傷仁而為虐有鐘鼓曰伐則伐者

兵入其境鳴鐘鼓以聲其罪而伐之也內暴其臣

民外陵其諸侯是德不宜君者故伐之而出其君  
置之空壇之地以奪其權更立賢者焉野荒而不  
治民離散而不安則削其地明其不能有焉○張  
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於  
農事常首天下之政諸侯助祭成王作臣工之詩  
而戒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狩四岳較諸侯  
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  
荒蕪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  
之賞罰莫先於田野之政則先王之意可知矣負  
猶恃也固者國有山谿之險可依諸侯因之而不

服上之教令者則潛師深入其地以伐之則罪人  
斯得固斯不能負矣親者其兄弟親屬也賊其親  
則不仁殺其親則不義正之者執之而治其罪論  
輕重加刑灋焉若春秋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坐  
殺其弟叔武也放逐也弑下殺上也殘滅也臣下  
有放其君則無上弑其君則大逆故并其徒黨而  
殘害滅絕之也上文君無道而殺臣此臣無道而  
害君故皆以王灋誅之令猶命也犯令者違王之  
教令也凌輕忽之意政則所頒之政教也杜閉塞  
之意不許其施令於屬國也故犯令則違命陵政

則干瀆故削其屬國而杜絕之也外亂若陳靈與其臣淫于夏姬內亂若齊襄通于文姜是也若是則悖人倫滅天道無以異於禽獸則不可以親百姓當誅滅而盡除之如草木之除其根本使不復生也○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諸侯莫非賢也安有諸侯造惡至此者乎蓋先王制治於未亂思患而預防之故九伐之灋雖設不欲嘗試也垂之使知懼而已

袁宏曰古者帝王必建萬國而植親賢置百官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之地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一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政事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脩職述守之疇務善其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自周室微弱政教凌遲威文翼戴二國

皆賴是雖楚恃江漢秦據崤函然畏迫宗周忌憚齊晉歷觀八百豈非扶持根深難拔已然之效哉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歛之

釋曰正歲建子月朔布王政于天下至建寅正月朔旦乃縣政象之書如九灋九伐之類有推行條節故也易氏曰布政於邦國都鄙者於萬民何與焉聖人唯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愚謂大司馬職掌不宜止此數章田穰苴司馬灋蓋亦祖述九伐之灋而推演之或有

古意在焉今傳司馬灋與周禮不合或曰文○  
岐之政愚以為井田貢賦非司馬灋則簡稽之灋不明而周禮不可行矣今取班固之說附之於此庸補司馬之闕文而井田軍賦可得而通行焉

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畷畷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畷公田十畷是為八百八十畷餘二十畷以為廬舍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

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  
謂乘馬之灋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洿斥城  
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  
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  
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  
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千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  
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素具春振旅以搜  
夏反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  
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  
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  
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  
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此必有傳授之言  
古司馬灋之遺者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蕃畿

釋曰畿疆也猶限也自王城以外分其疆限有九  
也又謂之九服畿言其界畫服言其服屬於王也  
籍載九畿封域之書也政謂天子頒於侯國之政  
職請諸侯所守之職事也國畿王國之畿天子之  
畿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其外每加五  
百里爲一畿曰方五百里則蕃畿之內萬里矣孟

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是也蠻畿之外不在  
數中侯者候也爲天子伺候非常也甸田也爲天  
子治田以出貢賦也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也  
采者采取采物以供天子也衛者爲天子守衛也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也蠻者縻也縻繫之以政教  
也自此以上六服爲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  
狄之君長蠻服亦謂之要服要束以文教也夷四  
夷鎮去中國稍遠鎮守夷服之地不得內侵蕃者  
翻也言其與人異也或曰有蕃屏之義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

周禮全錄 卷之九  
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釋曰賦給軍用者也令賦亦以民之衆寡地之美惡爲制蓋地有美惡令其出賦以給軍餉人有多寡令其出丁爲軍卒也賈氏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至於十人爲等七五六者爲之中制也地有上中下各分爲三等所謂九比也則十口食上上九口食上中以至三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是也又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菜百畝下地田百畝菜二百畝又都鄙

受田不易之地田百畝再易之地田二百畝三易之地田三百畝是所食者三之二食者半食者三之一也按遂人曰夫一廛田百畝餘夫亦如之此云上地食者三之二蓋上地餘夫多故受田亦多謂其勤力墾闢之多也人多故田多墾闢耕治亦多故爲上地上家非以菜易之多寡爲上地上家也其三等以此制之若上家受上地只百畝則人多而田反少矣故此言食者以耕治墾闢之多者而言之也

原曰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地量其所受墾闢之

多寡以爲給餉之需民稽其可用之數以爲征行之備而已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乃一家力役之征也此之令賦以出征自有簡稽之灋於其間耳先儒稱鄉軍之美乃曰處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之衆士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置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此不知司馬灋有簡稽之制故也若天子出征六軍皆六鄉之士國中偕行而不留一家可乎蓋六鄉六軍者平時卒伍之灋行於保伍之中乃出貢賦聽田役之民衛王宮而不以征行也天子萬乘六鄉不過出車五百七十二乘而已六遂都鄙可以出車八千餘乘也不發之可乎故征伐之兵必於遂都鄙之中行簡稽之灋宜爲兵者籍於司馬稍人掌之所謂若有師田帥其司徒輦輦聽於司馬是也或曰簡稽之制如何司馬灋曰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蓋六十四井之內五百七十二家之中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人籍於司馬稍人掌其丘乘之令是故不爲兵者常八倍之又曰通十爲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二千人之內

調發者三十人而已是掌於稍人者四分當兵之數發其一分之強以行征伐簡稽之精至於如此烏有每家一人偕行者乎曰然則伍兩卒旅之長又何人爲之曰籍於司馬者稍人所掌平時編爲卒伍之制鄉中預選其將領之以聽教戒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矣及征伐之時又隨調發之數編成伍兩卒旅之制於選將之中又擇而統之故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臨行所置也安有六鄉之吏偕行者乎但所謂有事帥以征伐無事復歸之田里是以平時民無供給之費將無擁兵之患士安

其所民樂其業此先王之灋所以爲美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中音仲

釋曰此下言四時教兵之灋與五官不類或此是軍禮諸侯惡害已遂去其治諸侯之制節恐霸者執而伐之故以軍禮補之歟未可知也春教曰振旅者振謂振而拯之爾雅曰出曰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春陽用事非用兵之時故教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也能虎爲旗司馬植之以期民於下也平列陳者平其列高下如一以爲陣也田獵所習無非軍事故曰如戰之陳

辨鼓鐸蠲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

馬執蠲

鏡音曉蠲音濁賁扶云反提徒兮反鼙蒲兮反

釋曰兵以鼓進以金止鼓鐸蠲鏡皆所以節坐作也故於振旅辨之路鼓賁晉提鼙皆鼓也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蠲節鼓故鼓之為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與之戒車坐徒作鼓與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却敵者也

然而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在鼓而已王執路鼓路者道之大也王以道御衆故職之賁者事之大也諸侯為王執事故執賁鼓軍將統萬二千五百人晉以進為義師帥統二千五百人提鼓鼓之有柄者於馬上提之旅師統五百人鼙鼓卑者所執也卒長統百人執金鏡以止鼓兩司馬統二十五人執金鐸以通鼓公司馬五長也執金蠲以節鼓伍兩之長皆謂之司馬司馬帥人之稱雖卑而同其號公者別私人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

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數音朔貉莫駕反弊婢世反

釋曰坐作進退習戰灋也詳見大閱蒐搜也春田之名蓋春時鳥孕乳搜擇取其不孕者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灋誓民有司謂肆師甸祝也鼓遂圍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乃擊鼓而圍之遂蒐火火田春田用火田止曰弊火止則獻禽以祭社為民禘穀

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蒐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以威天下取物祭宗廟所以示之孝以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害民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秦有具圃鄭有原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矣可不謹乎

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禘芟蒲未反釋曰芟草舍也軍有草止之灋於夏教之亦平列

陣如戰之陣也。車兵車也。徒步卒也。撰謂數擇之也。述事爲書，合驗爲契，讀之則聲於衆也。撰車徒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比軍事也。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也。公邑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菱舍之教乃下。塞灋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日固無見，啣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不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其他皆如振旅，則夫坐作進退

疾徐䟽數之節皆然矣。夏田若治苗去其不秀實者，故曰苗如蒐之灋，則其他表貉誓民鼓爲圍禁之屬皆同。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初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所在。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

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初音方

釋曰秋教治兵以出兵爲名秋尚嚴武也旗物所以統衆載建之於車也軍吏諸軍之帥自軍將至伍長皆是也師都謂孤卿之涖衆者鄉遂六鄉六遂之大夫也郊野謂都邑之吏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通帛爲旛雜帛爲物龜蛇爲旐鳥隼爲旟書當作畫事謂所掌之事號謂所稱之號皆畫於旗物也兵灋夜戰多火鼓畫戰多旌旗是畫之相示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旗物有龍虎鳥龜之文所以待畫事有號名之稱所以待夜

事也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綱止也秋田主用綱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罽羅則秋用羅宜矣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釋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三時各教其一至冬大閱之時總教之大閱軍實爲農隙也○



王氏曰四時之田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致民是也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象其事與其號是也周禮田灋犬抵詳於冬狩以文考之四時並用也羣吏鄉師以下也戒衆庶脩戰灋若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脩其卒伍州長帥而致之掌其戒令黨正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族師合其卒伍簡其兵器帥而至也萊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馳驅立三表三表之間二百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又加一表五十步從南立表以北頭爲後表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帥民而至質明正明也弊仆也仆旗後至者謂之車徒皆坐而聽誓士卒北面吏南面軍灋後期者斬此方致民故誅之下文不用命者斬則此之誅未遽以死處之也

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釋曰羣吏諸軍帥也誓告戒也如甘誓湯誓之屬是也陳前南向表也小子斬牲以徇陳左右巡行之使衆皆知也夫前期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不先有以告戒之

及犯而誅之是罔民也故必斬牲以徇則民皆知避而難犯矣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鐻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攬音鹿

釋曰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也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以鼙者旅帥執鼙也鼓人者軍將也三鼓以作士衆之氣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羣吏皆植所建之旗物車徒之坐而聽誓者皆起軍將

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鐻以節之車徒皆行自後表前至第二表而止也攬鐸者掩上振之為攬所以止行息氣也群吏聞鐸皆仆其旗車徒皆坐者止行而息氣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鐻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釋曰又三鼓振鐸令作旗作車徒也鼓趨而進則車驟徒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驟謂聚足而進趨則走之肅也及表乃止自第二表至前第三表也坐作如初者又坐又作攬鐸振鐸弊旗作旗也乃

鼓者又擊鼓令車馳徒走者馳謂決圍而去走則速也此言勇於赴敵也及表乃止者自第三表至前表也

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

止坐作如初

闕若舌反卻起畧反

釋曰鼓聲止謂之闕鼓戒者聲鼓以戒攻敵也鼓

一闕車一發徒一刺及三而止以象服敵成於三

之意也武王之誓徒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誓車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車徒之

節也乃鼓退者謂南表軍吏及士卒迴身向北從

南而始也軍退卒長鳴鐃以止鼓及表乃止退自

前表至後表也坐作如初習戰之禮出入一也○

及表乃止凡四段三進一退也每段皆有作行止

坐獨第三段無坐者此乃攻敵之時也自後表至

第二表曰車徒皆行自第二表至第三表曰車驟

徒趨自第三表至第四表曰車馳徒走此其疾徐

之節也進則每進一表退則自前表至後表此疏

數之節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

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

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釋曰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名旌門曰和師克在和故也以叙和出以次序出和門也左右陳車徒或出而左或出而右也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行列也旗車吏所載也分地調其部曲䟽數也車徒前後異屯相去百步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列使不紊也險野山阜險阻則步卒居前原野平夷則以兵車居前春秋昭八年蒐于紅

穀梁傳曰刈蘭以為防置旌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紕流旁控御擊者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右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其事也○陳氏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偏則車也伍則人也伍從其偏也先車足以當敵後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灋畧可

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  
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古者  
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孔子曰：吾執  
御乎？執射乎？詩稱大叔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  
驂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  
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勝於楚，何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釋曰：驅謂驅禽，使前趨獲也。逆謂逆還之，不得令  
走出圍也。驅用驅車，逆用逆車。此田僕之所設也。

表貉之祭，皆如振旅。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  
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  
耳及所弊。鼓皆馘，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  
入獸禽以享烝。

釋曰：此言往狩田也。師帥先擊鼙以令鼓，執鼓之  
人皆三鼓之，必以三者節制之度也。群司馬衆兩  
司馬，公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繘，結項中以止語，  
為相疑惑也。下文有銜枚氏，大獸輸之於公，小禽  
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獫，獻豸于公，獲得也。得禽

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也及所弊田所當止之處也疾雷擊鼓曰駭車徒皆譟者天子諸侯蒐獸有常至其常所更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譟譟也徒乃弊冬田主用徒物多衆得取至是而止凡田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于郊又取禽以入獻先王以爲烝之祭也烝冬

祭名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以不復用兵之意也故

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鱉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禘祀禘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軫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不足爲後世灋乎春秋發微云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祭祀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于物聖人之深戒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泣大卜帥執事泣釁主及軍噐及致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釋曰及師者謂平時教其民知上下之分行陣之灋及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大合六軍之衆以行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事禁令也民既教戒軍旅既備諸侯苟有無罪而被虐者救之有罪而不服教者伐之。○工氏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其愛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為先以其惡人之害故以伐有罪為後蓋

師以安民為先故也大師者王親出師征伐也泣臨也臨大卜卜出師吉凶也戒令行軍之約束也主謂社主及遷廟之主軍噐鼓鐸之屬凡師既授甲迎主于廟及社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噐皆神之致聚衆也比軍衆校其軍數及齊一之也王親御六軍則司馬用王之太常致衆而校數之太常既建而後至者誅之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厭於涉反

釋曰司馬當戰對陣之時巡軍陣眡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師有功勝也司馬則左執律以聽軍聲右秉鉞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灋曰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厭謂厭冠喪服也戰而敗則喪服示戚也奉主車獲本也送主歸于廟與社也戰敗士庶子必有死與傷者王親弔其死者而問勞其傷者皆司馬相其禮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釋曰大役築城邑之類植部曲將吏如宋城傳曰華元爲植是也要簿書也大司馬於大役與慮事欲知其事之可否屬其植則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則欲知其功之等差事成而攷之以行賞罰也士謂國子之已命者庶子國子之未命者諸子職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從王也司馬帥之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羞牲魚牲與魚也羞進之也受其祭謂受尸



賓以祭也。大祭祀與大饗食，大司馬主進牲魚與受祭也。平一其服也。司馬主平一士大夫之喪服祭喪之祭也。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而至墓，告而藏之也。

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蓋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兵之灋，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士，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

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倅，雖屬於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攷辟于司空。其畿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以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治

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  
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  
議權臣也聚民為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專  
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為患也久矣唐人府兵  
號為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  
兵其意已異而况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  
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况不為府兵者  
哉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

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闕文

軍司馬

闕

此乃屬官之首其所職大且要矣其缺而不能補可惜哉

輿司馬

闕

此掌出兵車戰也此亦有職今缺愚意大司馬春蒐夏苗陣灋或在此二官歟

行司馬

闕

何氏曰先王制禮道民吉凶嘉賓之禮達于天下

久矣而軍禮獨藏于司馬周禮於庶官職掌纖悉

畢具而小司馬之職文不可攷軍司馬輿司馬行

司馬徒有其名得非軍灋尚密而藏其用耶今武

經有司馬灋雜以穰苴之說其書文古而意深亦

載九伐之灋中間有格言安知非古之遺文而兵

家者流附以用兵之權畧歟按穰苴獨推演九伐之灋耳若莊固井田

出兵之制則誠古司馬遺文而諸侯之制度則王制亦頗備焉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釋曰賞地即賞田也載師職曰以賞田任遠郊之地遠郊在六鄉之內故言六鄉賞地之灋等猶差也功有大小則賞有差等大功勳則封國矣賞地謂民功以下也王謂有天下者有安定天下之大功則謂之曰勳諸侯有一國者能安定一國之業則謂之曰功國以民為本君為民而立能造福萬民民安則國安矣故民功次之謂之庸者平常之

中功德著焉事功者治事之功處人之所難處為人之所不能為則可謂有勞効矣治功則整齊庶政治理著績者也不謂之有力於職業乎至於克敵取勝首虜多效亦不可無賞也然止曰多而已不以之為尚也故居末焉○鄭氏曰王功之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之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之庸灋施於民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灋成治若臯陶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今按功必至如此則非司勳賞地所掌矣故大功司勳藏其貳其次功能賞地者司勳

等其功而賞之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太功司勳藏其貳

釋曰大功謂王功國功二者之功固不以地賞之也必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後銘書其功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冬祭先王之時亦與祭於廟使與先王同其榮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司勳詔之有此大功非司勳所能等差之特於旌功之時司勳詔告之而已又凡大功成績藏於天

府矣司勳主賞者特藏其副貳以備攷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與征同

釋曰民功以下勞效有多少乃給地以賞之然後司勳可掌其政令也賞有輕重功有大小故賞無常惟眡其功而已王氏曰事勞若一時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堅脆若此之屬不以爲常故輕重眡功也以地賞功亦如采地之制參分其稅王食其二一入於臣唯加賜之田出於特恩如天子以已田賜之故參分之稅全入於臣無國征也夫賞田

在於遠郊載師曰遠郊二十而三此則取之野人之稅也二十而三之中又三分計之二以供玉九賦一以賞有功采地亦然此周家貢灋之定制也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質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甸之內更甸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釋曰質平也平其材力與價直也買馬以給官用者則以二物量之然後知其材之所宜戎馬供戎事之馬田馬供田事之馬駑馬之賤者可以供冗事之馬蓋馬之類雖多而給公家之用唯此三馬爲衆也綱惡馬謂馬之蹠齧者以縻索綱繫而馴習之所以制其奔蹠也蓋雖惡馬材有可用故也受馬者當養視官馬也有司主馬者謂官買其馬授民養視之也必書其齒之數毛之色與其價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而使以其物償之也更代也馬死於一甸必買馬以代之恐其久而缺備也甸外馬死入馬耳於有司恐其久而無信也更以其物使養視者買馬代之欲本色也其外否謂馬之難同不必如本色也夫馬頒於民以養之也

必書其齒毛與賈恐其以駑易良也死於旬之內  
或養視者之過也故令買馬以代之死於旬之外  
則非養視之過故令其入馬耳以驗其實焉若馬  
在未老之內而死則令其依齒毛價買以更代若  
在馬老應死之外則不令其償馬矣故曰其外否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釋曰馬及行謂馬駒始駕者教之行則以任負於  
背使其行之徐而有節故曰以任齊其行學記曰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亦此意也馬訟養馬有  
不平致爭者馬質聽之禁原蠶者鄭玄曰原再也

如何氏訓能蠶  
性惡濕非高平之  
地又不足以宜蠶  
是官蠶矣

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有大火則浴其種  
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按原訓再無義例禁蠶恐傷馬非聖人之政蠶  
者民生之本不可禁也原當是平原牧馬之處禁  
蠶桑於原者恐害馬芻歟然未知是否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  
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  
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釋由建營立也營國之灋詳於匠人司馬掌天下  
諸侯故建國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差都鄙有廣狹

之度此量人所以不屬司空而屬司馬也分國爲九州者州方千里則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市男州各有長王畿獨居一州此建國之大槩也每國之中則營國之城郭城有里數郭周城城郭既立乃營后宮國君所居也量市朝者宮居中前朝後市城中有道民居有巷城有門門外有渠縱橫廣狹各有定制量人以尺度量度之大小各得其分使無僭踰是所以一天下之權也大國亦有都有邑其城郭市朝渠巷各有定制故曰亦如之其營建之次第同也師行於外壁壘之處亦不可無市朝州涂軍社也亦量人制其廣狹市則通行交易所在朝則主將出令之所每州爲一師二千五百人各有涂道而軍社則有常居之里此營壘亦設定也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窆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

窆昌絹反

釋田邦國之地其制有大小丈尺天下之涂道所通達之里數有遠近多寡之數皆書而藏之則天下諸侯莫敢違制而天下之道路莫敢移易以數

在量人故也。祭祀以事神饗賓以接人。從獻脯燔其物之所共則有數。其器之所容則有量。量人制之。其官以量多少為事故也。所謂從獻脯燔者以所獻牲牢為正。以脯燔為從也。奠遣奠也。竈穿土為壙也。其祭皆有俎實。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度數故也。宰祭者謂冢宰佐王祭及攝祭也。訖事量人與鬱人受舉筭之餘。瀝而飲之。盡所以受神之福。○王氏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官本末相成焉。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狗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珥而志反。讀為餌。

釋曰。羞進之也。羊肆豚解而腥之。用於朝踐者也。羊殺體解而爛之。用於饋食者也。肉豆切肉而以豆羞者也。王氏曰。肉豆則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醢而進之者也。珥弭災之祭也。祈求福之祭也。社稷五祀。見前。沈謂貍。沈辜謂鬻辜。侯謂侯福禳。謂禳災。皆小子飾其牲也。邦器禮樂祭祀之器。軍器鼓鐸之屬。以厭妖。小子釁之也。斬牲狗陳。



必用小子者以其掌釁社而軍灋不用命者則戮社故也羞始祭所進之物也徹祭畢所徹去之器也小子皆贊之以小子之職皆事之小故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禋釁積其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釋曰羔小羊也飾羔若記所謂飾羔鴈者以續示敬也登升也升首以報陽也灋羊賓客牢禮所用灋式之羊積積柴也禋祀禋燎實柴也布泉也即

今之錢也羊人之屬有二賈人能知物價故牧人闕牲則買羊以供用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釋田行猶用也變猶易也變國火春榆柳之火夏棗杏季夏桑柘秋柞柶冬槐檀四時取火於木各以其宜則民之疾厲可救矣或曰鑽燧改火謂取火於燧也季春三月建辰昏心星見司燿禮而出之心星伏於九月建戌司燿禮而內之出火令民

行火事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內火禁民爲火事。雖鑠金焚雉不爲也。故鄭人鑄刑書曰：火星未出而出火後必有災。施火令即以時令民出內火也。祭燿燿火神祭祀時司燿祭之。所以報其濟民用之功。國失火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故國中失火有刑罰也。野焚萊非時而擅放火也。司馬仲春蒐田主用火因除舊生新。若二月後擅放火則亦有刑罰也。

王氏曰：火之爲物灼之則以燭以燎，釁之則以烹以飪，燭燎以爲明，則納其氣於外；烹飪以爲養，則納其氣於內。逆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無以爲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民。於四時皆有厲疾，火生於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取其所宜，木以變國火焉。而民疾於是乎可救矣。時運而往，火變而新陽太盛，則養陰之弱以抑其強；陰大盛，則用陽之盛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滯于一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時。火之用在人，其出內有節。蓋五行於四時各有盛衰，則火之運於四時也。亦有休廢。自辰至巳於方爲火，所王自戌至亥於方爲火。

所伏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力於其伏而納之  
所以息其氣先王於火之政令豈特有以救民疾  
哉其原五行之性又有至理於此自非深知夫陰  
陽之情者孰能與焉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  
庶之守

釋曰劉氏曰易云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  
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城郭  
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渠所以出水又在外  
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王氏曰士者

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倖  
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人民適守者也故士庶子  
所使帥衆庶而頒其守則遠近均勞逸更焉而守  
政於是乎行矣公卿大夫蒞職於內而子弟又守  
城郭溝池之固於其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  
體而先王之治晏然無內外之虞矣

設其飾噐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噐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  
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  
如之夜三鑿以號戒

鑿音戚

釋曰飾噐兵甲之屬飾之以爲威儀設之以聳觀  
瞻備非常也財用國以財給守吏之用也稍食守  
者祿廩也任其萬民各以任使之也民之材噐其  
所用築塹及爲藩落者劉氏曰財用曰分隨地守  
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所當也萬民曰任  
分地界爲守也材噐曰用防緩急之所須也凡守  
者各致其守不可以有移也其有移者則受灋于  
掌固以通之也蓋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力役有時  
不足供財用有時不足給則移甲移役與移財用  
以足一時之需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故曰唯

是得通國有司甲兵財用之官也言其通又必與  
國有司帥而致之以助其不足則其移也無私矣  
贊佐助也巡行也鑿戒守鼓也號呼其守者之名  
也戒戒其守者之事也言爲衆庶之懈怠故晝夜  
三巡爲夜不見其三巡故以三鑿號戒爲信也以  
上皆王國之守固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境有溝樹  
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釋曰若造三等都邑則亦治其固與其守灋然不  
惟王國都邑之內至於國都之境皆有溝樹之固

而鄉遂之境亦如之合守之處其民皆分其職任使遠守也而凡造溝之處值有山川則因而為之不須別造也

王氏曰若有山川則因之以為阻固也夫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為之阻固則用力不勞而其為備也易矣先王之世以道德則明以仁義則脩然後掌固之守可賴焉若夫徒恃形勢之固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所本委而去之雖有方城漢水何足恃哉此魏之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在德不在險者良有以

哉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釋曰九州之圖謂天下地理阻阨之圖也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觀其圖則知其阻為其阻而不通也山林則開鑿之川澤則橋梁之而達其道路焉五溝遂溝澮洫

周禮全經 卷之九  
川也。五涂徑畛塗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或曰  
溝涂之上植林木爲阻固使民守而禁之則非遂  
人之五溝五涂矣。曰晉師伐齊而曰使齊之封內  
盡東其畝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曰南東其畝今日盡東其畝唯吾子之戎車  
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夫是五溝五  
涂之設於天下豈惟利田亦寓阻固之意也。然唯  
於分界之處有溝涂則樹之林木以爲守固其田  
中之溝涂不樹也。國有故謂兵寇也。閉塞要害之  
路不通往來備奸寇也。凡司險之民皆以守之焉。

節謂道路之旌節也。有節則非寇也。故達之

掌疆

闕其職

原曰疆者侯國都鄙之疆界也。是故大國不過百  
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是建國之定制其曰五百里三百里二百里者其  
屬國也。先王之爲此制也。灋制必嚴分守必明疆  
界必定使疆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故大小  
相維王設其牧天下之定其原蓋出於此。春秋之  
時諸侯踰制晉大數圻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司馬  
之職廢天子不能問方伯自違制封建於是而大

壞矣春秋書侵書伐何者而非兼并之議也故曰  
春秋無義戰及戰國之時王制壞亂極矣孟子曰  
諸侯惡害已而去籍其全書孟子已不得見豈特  
司祿之職缺而掌疆亦缺矣况并冬官於司徒闕  
畧大小司馬之職掌則諸侯之意不益可見乎  
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侯人若有方  
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釋曰先王於四方之賓客來則有以迎之去則有  
以送之因設侯人之官分掌侯四方賓客之往來  
其於道路侯掌其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  
事也鄭氏曰國語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  
備奸寇也以設侯人者選士卒為之即其徒也方  
治謂出於其方來治國事者侯人帥其使而造於  
朝及其事竣而歸又送之出竟也詩曰彼侯人兮  
荷戈與役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侯人送出  
諸輶轅是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謀賊訟

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搏音博謀音  
牒降戶江反

釋曰環人蓋巡察之官致師者犯敵以誘其出也  
鄭氏曰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

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  
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捫馬掉  
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察軍慝慝陰奸也視軍中  
有爲慝者則執之環四方之故四方其兵戎之故  
環而却之不使合黨締交所謂折衝禦侮也巡邦  
國搏謀賊平時巡行邦國之中恐有陰謀邦國有  
賊來作間諜伺虛實者搏而執之訟敵國者敵國  
有兵來侵則往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是也揚軍

旅稱耀其威武以攝恐敵人也降圍邑於其所圍  
之邑苟有欲降者則受其降然則環人乃才勇口  
辨之人爲之若古使敵辨士之流者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

之畚音本  
櫟音託

釋田挈提也壺盛水器也令軍井者軍穿井及水  
懸壺其上令軍衆知水所在也壺所盛飲故以壺  
表井挈轡以令舍者轡以駕馬馬止則脫轡故懸



周禮全經 卷之九  
轡令軍知所當舍也挈畚以令糧者畚以盛糧軍  
當給食則懸畚於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使來受  
糧於此下也軍中軍騎雜會謹囂號令不聞故各  
以物爲表識也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易曰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軍之所處尤嚴故懸壺以水分  
漏刻所以序次更迭擊橈守備之人也代亦更也  
禮未大歛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  
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  
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冬水凍漏凝  
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薛氏曰

以火爨鼎則使之不凝以火守壺則使之不差施  
之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  
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  
爲期則告之時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  
挈壺掌漏鷄人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  
氏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釋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三公輔弼之長諸侯

方伯之長故皆北面以正臣禮孤西卿大夫東面  
 朝廷之序以右為尊士不與者此非大射選賢與  
 祭故也以言曰詔以力曰相謂射人詔相公孤卿  
 大夫諸侯禮儀之灋也。○王氏曰先王於祭祀賓  
 燕之事未嘗不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  
 之三公孤卿大夫與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  
 面答君也孤東面佑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  
 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  
 公之摯不序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師  
 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於其

職而射人以主賓射為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  
 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之意也諸侯在國則有君道  
 故南面在朝則有臣道故北面也詔相其灋朝射  
 之灋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釋曰國事謂王有祭祀會同之事諸侯當助其薦  
 獻與其禮儀也戒令振肅之使無違禮也事則所  
 當行之事也射人詔相之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  
 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  
 下之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  
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  
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豢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二正射三侯皆音亦正音征豢五豆反  
釋曰此賓射之儀也射灋者制爲度數則爲灋射  
儀者見於動容則爲儀下文所謂侯也獲也容也  
樂節也皆是也六耦者諸侯與王射而合卿大夫  
以爲六耦射三侯者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乃  
是養人主不爭之德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群臣

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使人主有爭勝負之意則  
不可故特設三侯於侯道九十弓之地一侯高一  
侯其侯又廣其弓又良又有相助之者則易爲中  
雖以優至尊乃養其不爭之德諸侯二侯亦此意  
獲者射必有人執旌以告獲每侯用一人其名曰  
獲射必有容其制如屏風一名曰乏樂以騶虞歌  
此詩以爲樂節也三侯熊虎豹也二侯熊豹也一  
侯豹也豢侯以胡犬之皮飾九七五節奏樂以爲  
射節之差張布謂之侯侯中爲鵠鵠中爲正正中  
爲檠檠方六寸五正畫五采之雲氣也三正畫以

朱蒼白之雲氣也二正蓋以朱綠之雲氣上文不言士天子與諸侯賓射士不與也此云士豨侯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

若王大射則以豨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釋曰豨善搏物者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灋之於今為半步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王射則射人令人去侯所而立

于後以矢行告者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射畢則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祭侯為位者祭侯獻服不為位者為服不受獻之位也數射中者數射者中侯之算也與太史者以太史凡射事歸中舍算故也佐司馬治射正者射以不失正鵠為主司馬治之射人佐之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价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比毗志反苛音何

釋曰祭祀謂郊禘之事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至也而射人則贊之灋儀謂射灋射儀也作使也會同朝覲用大夫爲介以相禮與士之有爵者爲介則射人作而使之也倅車王之副車也大師令有爵者乘之不敢虛其位以在師中也作卿大夫從者選使從王見賓客也戒太史及大夫介者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太史及大夫爲介於諸公者也太史與事者以太史主協禮事故也僕人太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遷尸大歛之後遷於室堂作卿大夫掌事者使之各掌王喪之事也王喪親於貴者居廬則比其服之親踈貴賤也居廬而不敬者則苛而詰問之罰而究治之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釋曰猛獸熊羆虎豹之屬教而擾之使馴服而不搏噬也祭祀共猛獸以充膳羞也賓客來朝陳虎豹之皮畢則舉而藏之射侯張於射人則贊助之乏即容也舉旌而居於容待獲待射中而舉旌以唱獲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釋曰射鳥供膳羞其本職也祭祀主潔淨毆鳥鳶慮其污穢也賓客會同軍旅主嚴肅毆鳥鳶慮其喧聒也王射主取矢以司射鳥之事若矢着侯高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鉞箭具也司弓矢共并夾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禱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

國老行羽物

禱汝俱反

釋曰以網繫鳥謂之羅鳥謂卑居鵠屬也蜡謂臘

月大祭萬物也禱與縑同網之細密者春鳥蟄而始出者鳩鷹所化者鳩同春鳥宜養老○鄭氏曰蜡則作羅禱者謂十二月此時火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獸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虫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也獻鳩以養國老者陳氏曰天子之於老者其所養有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之老也夫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記

之所言四代養老是已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氏鳩以養之者國老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所謂耆老者總三老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釋曰禽鳥可食者非一種掌畜歛而養之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阜蕃使各遂其生教擾使各馴其性也卵鳥鵝鴨鷄鶩之屬其卵可薦者以祭祀共之鳥物鳧鴈之屬以時而來者歲時貢之鶉雀鵠雉之類非一品也故於膳獻共之先王設此官以供祭祀備膳羞共器用無棄物者也亦可謂能使禽獸昆蟲各得其所者矣而豈徒哉

鄭氏鍔曰先王置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畜蓋一官可以庶數職也茲四官其事雖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祀者有之供人君之膳羞者有之供賓客之禽獸者有之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所以嚴國體而尊天王也孰謂冗而且濫耶

而後天子也應前次而且應知

本亦次之也以前次而前而後學人所以為國

本亦次之也以前次而前而後學人所以為國

本亦次之也以前次而前而後學人所以為國

本亦次之也以前次而前而後學人所以為國

本亦次之也以前次而前而後學人所以為國

本亦次之也以前次而前而後學人所以為國

本亦次之也以前次而前而後學人所以為國

周禮全經卷之九





